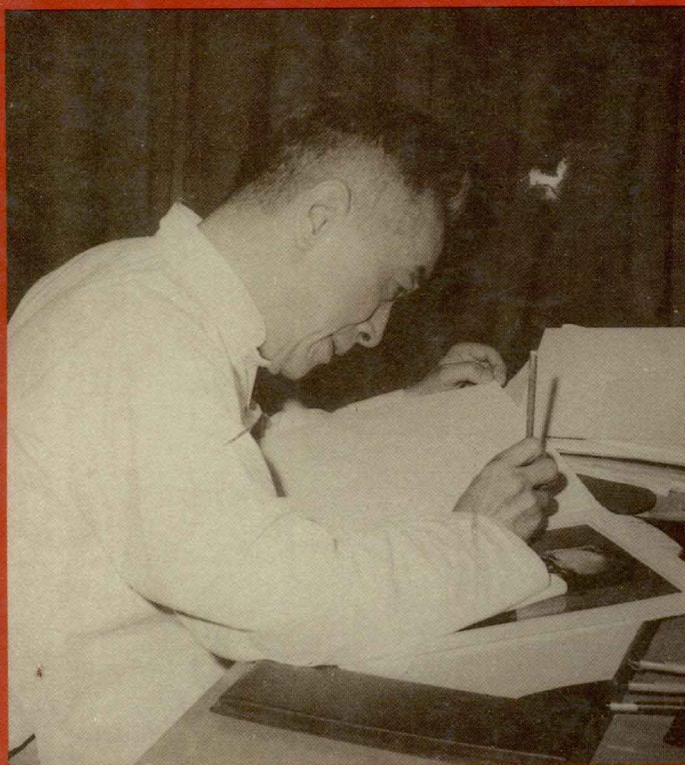


胡適作品集 33

章實齋先生年譜

胡適著・姚名達訂補



胡適



胡適紀念館授權出版
遠流出版公司榮譽印行

胡適作品集
33

章實齋先生年譜

胡適作品集③

章實齋先生年譜

作者／胡適

*本書由胡適紀念館授權遠流出版公司印行

發行人／王榮文

出版者／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10714汀州路782號七樓之5

郵撥／0189456-1 電話／392-3707 (代表號)

總經理／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10909大理街132號三樓

郵撥／0103854-0 電話／306-6842

法律顧問／

王秀哲律師 嘉義市忠義街178號 電話／(05)227-3193

董安丹律師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42號503室 電話／721-9391

呂榮海律師 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2號8樓2室 電話／394-3393

內文印刷／

文群印刷有限公司・臺北市武成街101巷6弄1號 電話／305-3735

封面印製／

萬興印刷製版公司・中和市景新街140-4號1樓 電話／249-1836

1986年7月15日 遠流一版 1986年10月25日 遠流二版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295號

售價100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香港出版者／香港遠流出版公司 定價 H.K.\$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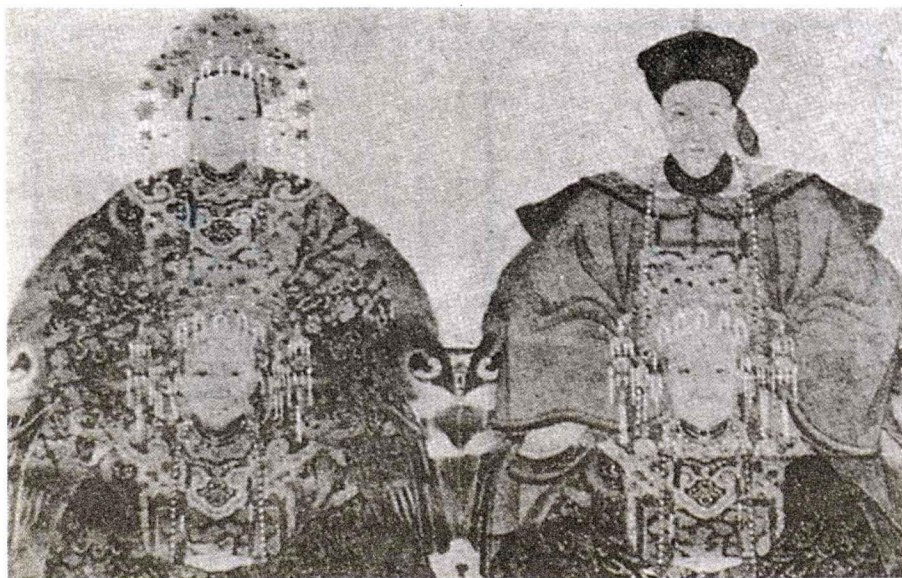
香港灣仔聖佛蘭士街秀華坊23號地下

香港總經理／有成書業有限公司 電話／5-293283

香港灣仔聖佛蘭士街秀華坊23號地下

章實齋先生夫婦遺象

章學誠(1738~1801),字實齋,浙江會稽人。一生貧困不得意,卻留下許多史學方法的巨作。胡適於民國十一年爲章氏撰年譜,後來又經姚名達補正;這張章氏夫婦遺象,就是姚名達訪求來的。



嘉業堂本〈章氏遺書〉書影

章氏著作散佚不全，民國九年浙江圖書館得徐維則所藏抄本，編爲〈章氏遺書〉廿四卷，鉛印行世。民國十一年，劉承幹取沈子培所藏實齋遺稿，編爲正編卅卷、外編十八卷、補遺附錄各一卷，世稱嘉業堂本。

嘉	吳
業	興
堂	劉
栞	氏

章氏遺書

壬戌閏夏

朱孝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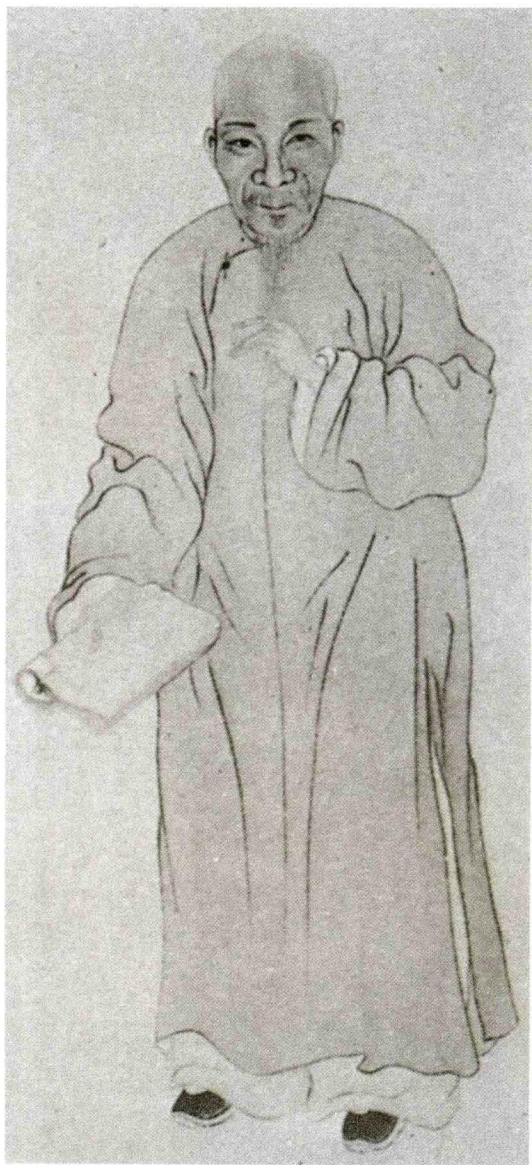
乾隆皇帝的內政飽受章實齋批評

嘉慶四年(1799),章實齋寫時論六篇,對乾隆一朝的內政頗多批評。他認為和珅當國,貪婪黷貨,府庫空虛,吏治大壞,匪亂堪憂;主張籍抄貪官之家產以補虧空,在當時真是大膽的言論。



未能欣賞章實齋才學的錢大昕

錢大昕比章實齋大十歲，是清朝有名的大學者。章實齋曾上書錢大昕，自稱「頗乖時人好惡」；章氏愛批評同輩學人，對錢大昕卻始終無貶辭。然而錢大昕並未欣賞章氏的史學見解。



遠流版《胡適作品集》出版前言

王榮文

今天重新整理出版胡適之先生的作品，它的意義可能很接近胡先生自己說的「價值重估」(Transvaluation of values)工作；也就是說，在胡先生「恩怨將盡之時」，正是我們可以平心靜氣，就胡適論胡適，「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的時候。

近幾年，有關胡適之先生的研究與出版，又有另一種蓬勃的氣象。例如：唐德剛先生著、譯的《胡適雜憶》《胡適口述自傳》二書，都曾引起廣泛的閱讀興趣；胡頌平先生編寫工程浩大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已經出版了；余英時先生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也開啓了「爲胡適定位」的有意義的討論。即使在海峽對岸，五十年代大陸上舉國批胡的「熱鬧」早已退散了。這幾年，他們重新整理出版《胡適的日記》《胡適書信集》，並編纂《胡適著譯繫年目錄與分類索引》，這些行動，多少都透露了一點不尋常的訊息。

另一方面，胡適之先生的「俗世聲名」正迅速地沉澱，他自己的確是已從「我的朋友胡適之」轉而成爲一個純粹的「歷史命題」。胡先生俗世聲名的消退，卻也有益於「胡適定位」的討論；

新起的研究者，漸漸不是與胡適之先生有生前交誼的一輩。余英時先生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文中就說：「我和適之先生從無一面之雅，因此在情感上也產生不了『譽』或『謗』的傾向。」這大概是新一輩胡適研究者的特質吧。

正是因為胡適之先生已經成爲一個「歷史命題」，「重新看胡適」就變得可能了。

遠流版的《胡適作品集》，實際上就是重新看待胡適之先生的一個起步工作。我們在胡適紀念館的授權之下，先將胡先生的舊作集中整理出版；另一方面，我們也進一步蒐羅胡先生生前的其他著述，並對現有的材料進行分類整理的工作，希望有助於《胡適全集》的早日出版。

《胡適作品集》的新版發行，也對此地青年學子有著「實用的」現代意義。胡先生一生的文字與思想都是「明白曉暢」，他更留下一個爲學態度的最佳模範。他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說：「我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他又說：「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套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即使在今天，這句話不但不嫌過時，還益發顯出它的教育價值。最後，我們對遠流版《胡適作品集》得以印行，特別要感謝胡適紀念館館主任王志維先生的信任與委託，也感謝陳宏正先生的穿針引線與熱心協助。

胡適作品集 33 章實齋先生年譜

目錄

遠流版《胡適作品集》出版前言

何序／何炳松

一

姚序／姚名達

二三

胡序／胡適

三一

大事索引

三七

章實齋先生年譜

四一

校後補記／姚名達

一六九

何序

替古人做年譜完全是一種論世知人的工作，表面看去好像不過一種以事繫時的功夫並不很難；仔細一想實在很不容易。我們要替一個學者做一本年譜，尤其如此；因為我們不但對於他的一生境遇和全部著作要有細密考證和心知其意的功夫，而且對於和他有特殊關係的學者亦要有相當的研究。對於他當時一般社會的環境和學術界的空氣亦必須要有一種鳥瞰的觀察和正確的了解，我們纔能估計他的學問的真價值和他在學術史中的真地位。所以做年譜的工作比較單是研究一個人的學說不知道要困難到好幾倍。這種困難就是章實齋所說的「中有苦心而不能顯」和「中有調劑而人不知」，祇有做書的人自己明白。

胡適之先生的《章實齋年譜》就是這樣做成功的。我記得當民國十一年二月商務印書館把這本《年譜》印好寄給他的時候，他曾經有下面這一段日記，我現在替他發表出來，來證明我上面所說的話並不是一種玄想。他的日記上說：

此書是我的一種玩意兒，但這也可見對於一個人作詳細研究的不容易。我費了半年的閑空工夫，方纔真正了解一個章學誠。作學史真不容易！若我對於人人都要用這樣一番工夫，我的哲學史真沒有付印的日子了！我現在只希望開山闢地，大刀闊斧的砍去，讓後來的能者來做細緻的工夫。但用大刀闊斧的人也須要有拿得起繡花針兒的本領。我這本《年譜》雖是一時高興之作，他卻也給了我一點拿繡花針的訓練。

適之先生此地所說的甘苦，我們看了誰亦要表同情。不過他說這本《年譜》是他的一種玩意兒，一時高興之作；我個人卻不敢同意。我以為適之先生所說的一種玩意兒，一時高興之作，正是章實齋所說的：「天下至理，多自從容不迫處得之；矜心欲有所爲，往往不如初志。」所以就我個人講，一面想到做《年譜》這種工作的困難，一面看到適之先生這本《年譜》內容的美備，我實在不能不承認這本書是一本「即景會心妙緒來會」的著作，不是一種「玩物喪志無所用心」的玩意兒。這種工作當然不免有疏漏的地方，但是我們坐享其成的讀者卻不應過度的去求全責備。

今年秋間王雲五先生因爲很賞識適之先生這本《年譜》，所以要把他選入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裏面去，預備將版式改排。適之先生知道了，就很虛心的趁這個機會託一個對於章氏學說很有研究的人代他增補一下。這位受託的人就是剛從北京清華研究院畢業，南下旅居上海努力讀書的

姚達人先生。當達人先生進行他那增補工作的時候，他每星期總要到我的家裏來交換一次我們對於史學的意見。他因為研究章氏已經三四年了，身邊又帶有充分的材料，所以能夠從九月到十月不滿一個月的工夫就完成他的工作。我知道他實在補進了不少的材料，而且有一部分材料是適之先生當時還沒有發現出來的；因此這本《年譜》的內容更加美備了。

達人先生增補完工之後，就把這增補本交給適之先生去校正。適之先生看了一遍完全同意；並且向達人先生說：他近來聽見我對於章實齋的史學已經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所以要叫我代他們兩人再做一篇序表示我近來的心得。當達人先生把這話告訴我的時候，我很是遲疑，但是亦就立刻答應。

章實齋在《文史通義》「匡謬篇」中曾經說過：「書之有序所以明作書之旨也，非以為美觀也」；這是一句很合理的話。我們應該服膺他。我既然不是做這本《年譜》的人，當然不應該談這本《年譜》的「作書之旨」。適之、達人兩位先生和我三個人既然多少都是私淑章氏的人，那末適之先生不該發起叫我做這篇序，達人先生不該附和他，我亦不該答應他。這是我所以遲疑的緣故。但是我當時反省了幾分鐘，終於答應了，而且自己覺得很有理由。

第一我和適之、達人兩位先生有一種特殊的交情。我和適之先生的文字交，始於民國二年的夏季。我記得當時他是《留美學生季報》的編輯，我是一個投稿的人。民國四五年間我和他纔在

紐約常常見面談天，成了朋友。民國六年以後我在北京大學教了五足年的書，又和適之先生同事，而且常常同玩。他和我不約而同而且不相爲謀的研究章實齋，亦就在那個時候。結果他做成一部很精美的《年譜》，我做了一篇極其無聊而且非常膚淺的「管見」。我的翻譯《新史學》亦就是在這個時候受了他的慫恿。民國十一年後我到杭州辦了兩年最無聊的教育，受了兩年最不堪的苦痛。可巧這時候適之先生亦就在西湖煙霞洞養他的病；而且據我所知，這次的休養是他平生最長的一期。現在我們兩人又不期而然不約而同的在上海過活了。我以爲就十七年來行止上看，我們兩人的遇合很有點佛家所說的「因緣」二個字的意味。

至於我和達人先生的交情，比較的時間很短。我們兩人開始互通音問，不過三年；兩人見面不過數月。但是我看見他這樣熱心的研究章實齋，他今年夏天爲了研究章實齋冒暑到紹興去，到杭州去；我又看見他這樣熱心的努力學問，甚至辭去各地學校的聘請，單身自備資斧留居上海，壹心向學問上努力。我們看到現在中國學術界的情形和一般社會的風氣，對於達人先生這種心胸那能不肅然起敬呢？他在上海的時候，每星期總要到我的家中談一次話；而章實齋有時就做我們談話的中心。所以我們定交的時期雖短，交情卻已不淺。所以就我和適之、達人兩位先生的交情而論，我雖然不敢以「章氏同志」的名義來互相標榜，我對於他們兩位研究章實齋史學的經過卻還配說幾句話。

其次我所以敢於承受他們的委託做這一篇序文的原因，就是我想趁這個機會，表示我自己一點懺悔的意思。我的研究章實齋大約在民國八九年的時候。現在自己回想那時候的情形，正像鄉下土老遊了半天的上海，就回家去向鄉下人大談上海的風光一樣，我那篇「章學誠史學管窺」的文章就是這樣做成功的。我現在每再讀一遍《章氏遺書》，總要同想到那篇膚淺貽笑的文章不該發表，背上總要流了一次汗。我因為要想利用這個機會說幾句懺悔的話，所以對於他們兩位委託，不但不加拒絕，反而極其願意了。

章實齋推崇鄭樵的時候，曾經說過：「自遷、固而後，史家既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鄭樵稍有志乎求義。」現在我把他這幾句話來做一個比論。我覺得從前研究章實齋的人，恐怕都祇是求《文史通義》的事和文而不求他的義。從前的學者對於《文史通義》何嘗不看得很寶貴。我們祇要看章氏生前和死後一般學者爭讀或者爭刊《文史通義》的情形，真有「洛陽紙貴」的神氣。這種熱心章氏學說的人我們當然不能不表示相當的敬佩，因為他們總算是能夠賞識《文史通義》的人了。但是我以為他們所賞識的部分和我們現在所賞識的部分，卻有根本上不同的一點：這就是他們所賞識的是《文史通義》中的事和文，我們所賞識的卻是義。

我覺得從前賞識《文史通義》的學者差不多可以分做兩大類：識見較高一點的，用經今古文的眼光來觀察章實齋，硬要把他拖到「門戶」裏面去，把「六經皆史」這句話看做章氏一生學問

的唯一供獻。而所謂今文家中人亦就扭住了這句話來打倒《文史通義》的全部書。古文家誤以爲章實齋的《文史通義》是擁護他們的護符；今文家又誤以爲章實齋的《文史通義》是打倒他們的兇器。結果他們兩家都把章實齋看作「門戶」中人。我以為章氏固然是門戶中人；這種拖人下水使他同流合污的情形，在科學方法還沒有傳入以前的中國學術界誰亦免不了；這不是章氏的罪過。但是我以為章氏真正的面目和偉大的供獻，絕對不在「門戶」中，卻在門戶外。這一班學者就是我的比論裏所謂祇能賞識《文史通義》中的事的人。

另外還有一班學者很賞識《文史通義》中的文章，他們對於章氏討論課蒙作文等方法的文字，尤其傾倒到萬分。我以為他們這種識見實在是一種「帖括」的識見，亦是一種「骨董」的識見。他們所賞識的《文史通義》，是賞識「墨卷」，賞識「冊頁」。章氏的文章當然是模範的「墨卷」，和寶貴的「冊頁」。那是無疑的了。但是我以為章氏真正的面目和偉大的供獻，絕對不是他的文章，卻是他文章中所存的義。這一班學者就是我的比論裏所謂祇能賞識《文史通義》中的文的人。

我細細把適之、達人兩位先生的著作讀了一遍之後，我敢說據我所知道的人而論，惟有他們兩位纔真正能夠賞識《文史通義》的義。我以為章氏的供獻，並不在事，更不在文，實在在義。這個義就是他對於史學的卓見。這種卓見最重要的，我以為有三個。我以為適之和達人兩位先生

已經能夠把他們提出來編到這本《年譜》裏面去了。但是因爲《年譜》分年的緣故，這種卓見不能不分散到全書的各部分，讀者不容易一目了然；所以我在此地代他們兩位做一點比類的功夫，並且就把這一點功夫當做我自己近來研究章氏的心得，請他們兩位指教。

我以爲章氏對於中國史學上的第一個大貢獻就是記注和撰述的分家。換句話說，就是他能夠把中國二千年來材料和著作畛域不分的習慣和流弊完全廓清了，而且因此並能夠把通史的旗幟樹得非常的鮮明奪目。這是章氏獨有的特識。原來自從唐代劉知幾首倡紀傳編年兩種體裁的學說以後，中國史籍上材料和著作的門類從此不分；而且這兩種體裁並亦從此變成我國史籍分類的標準了。所以《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編年類的序裏面說：「司馬遷改編年爲紀傳，荀悅又改紀傳爲編年。劉知幾深通史法，而《史通》分敍六家，統歸二體，則編年紀傳，均正史也。」劉氏兩體說的根深柢固定爲一尊，就此可見一斑了。我以爲我們倘使用史料的眼光去看我國這樣豐富的史籍，又何必獨限兩體？照《四庫全書》的例分做十五類，亦何嘗不可？因爲所有史籍既然都當做史料看，那末類例的繁簡在史學上就沒有很重大的關係了。

我國史籍的門類自從尊奉兩體爲正宗以後，不但所有歷史的著作，永遠在兩體裏面翻筋斗；就是通史一類著作亦幾乎從此失去了獨立的希望了。鄭樵雖然曾經辨明「史」和「書」的不同，而且高樹通史的旗幟，但是能夠賞識他的人實在寥寥可數。《四庫全書》裏面「別史」一類，雖